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三十六回 潘雲卿逾垣逃險地 李香桃奉主人監牢

話說朝廷自再接得金督所奏，即傳諭各處關卡，一體把周庸祐查拿治罪。周庸祐這時在上海，正如荊天棘地，明知上海是個租界，自己斷然靠這裡不住，只朝廷正在風頭火勢，關卡的吏役人員，個個當拿得周庸祐便有重賞，因此查得十分嚴密，這樣如何逃得出？惟有躲得一時過一時罷了。且說金督自奏准查抄周、潘、傅三姓家產之後，早由余子谷報說姓潘的是管理假冊房事，又打聽得傅成已經去世，惟他產業全在城裡，料瞞不去。除周乃慈已經自盡之外，周庸祐在逃，單恐四家產業，或改換名字，立即出了一張告示，不准人承買周、潘、傅四家遺產，違的從重治罪。又聽得四人之中，潘雲卿尚在城內，立刻即用電話調番禺縣令，率差即往拿捕。縣令不敢怠慢，得令即行。還虧潘雲卿耳目靈通，立令家人將舊日存在家裡的假冊稿本拋在井裡，正要打點逃走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潘雲卿尚未逃出，差勇早已到門。初時潘雲卿只道大吏查辦的只周、傅二家，自己做的冊房，只是奉命注數，或在法外。迨後聽得連自己參劾了，道是通同作弊，知情不舉的罪名，就知自己有些不便，鎮日將大門緊關。這會差勇到來，先被家人察悉，報知潘雲卿。那雲卿嚇得一跳，真不料差勇來得這般快，當令家人把頭門權且擋住，即飛登屋面，逾垣逃過別家，即從瓦面上轉過十數家平日親信的下去了。隨改換裝束，好掩人耳目。先逃走往香港，再行打算。

是時縣令領差勇進了屋裡，即著差勇在屋裡分頭查搜，男男女女俱全，單不見了潘雲卿。便責他家人遲遲開門之罪。那家人答道：「實不知是貴差到來，見呼門緊急，恐是盜賊，因此問明，方敢開門的便是。」那縣令聽罷大怒，即喝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是本官到來，還說恐是盜賊，這是什麼話？」那家人聽了，惶恐不過，惟有叩頭謝罪道：「是奉主人之命，沒事不得擅自啟門，因此問過主人，才敢開放。」那縣令道：「你主人潘雲卿往那裡去？」那家人道：「實在不知，已出門幾天了。」縣令又喝道：「胡說，方才你說是問過主人才敢啟門，如何又說是主人出門幾天了呢？」那家人聽得，自知失言，急的轉口道：「小的說的主人是說奶奶，不是說老爺呢。」

縣令見他牙尖口利，意欲把他拿住，見他只是個使喚的人，怪他不得，即把他喝退。隨盤問雲卿的妻妾們：「雲卿究往那裡去了？」妻妾們都說不知，皆說是出門幾天，不知他現在哪裡。那縣令沒奈何，就令差役四圍搜查，一來要查他產業的記號，二來最要的是搜他有什麼在關庫舞弊的憑據，務令上天鑽地，都要控了出來。即將屋裡自他妻妾兒女以至家人，都令立在一處。隨喚各人陸續把各號衣箱開了鎖，所有金銀珠寶頭面以至衣服，都令登志簿內。隨又把家私一一登記，再把各人身上統通搜過，內中有些田地及屋宇契紙與生理股票，都登注明白，總沒有關裡通同庫書舞弊的證據。那差人搜了又搜，連板罅牆孔都看過了，只哪裡有個影兒？那屋又沒有地穴，料是預早知罪，先毀滅形跡的可無疑了。縣令即對他家人婦子說道：「奉大憲之命，除了身上所穿衣服，餘外概不能亂動。」那些家人婦子個個面如土色，更有些雙眼垂淚，皆請給回些粗布衣裳替換，縣令即准他們各拿兩套。正擬把封條黏在門外，然後留差役看守，即擬回衙覆命，誰想那差役仍四處巡視，巡到那井邊，看看井裡，見有碎紙在水上浮起，不覺起了疑心。隨稟過縣令，即把竹竿撈來觀看，覺有數目字樣，料是舞弊的假冊憑據拋在井裡去了。立令人把井水打乾，看看果然是向日海關庫裡假冊子的稿本，落在井裡，只是浸在水底，浸了多時，所有字跡都糊塗難辨。縣令沒奈何，只得把來包好，便嘉獎了這查看井裡的差役一番。即留差役看守，把門外黏了封皮，即回衙而去。

是時周、傅各家，皆已分頭多派差人看守。因傅家和周庸祐產業最多，惟周乃慈是現充庫書的，罪名較重，傅成、周庸祐兩家已派差役把守，隨後查封，同時又令南海縣先到周乃慈屋裡查驗。這時周乃慈的家眷，因乃慈死未過七旬，因此全在屋裡，沒有離去。那南海令會同警官，帶領巡勇，先派兩名在門外把守，即進屋搜查。那周乃慈家眷見官勇來了，早知有些不妥，只有聽候如何搜查而已。當時後廳裡尚奉著周乃慈靈位，煙火薰蒸，燈燭明亮。南令先問家裡尚有男女若干名口，家人一一答過，隨用紙筆登記了。南令又道：「周乃慈畏罪自盡，生前舞弊營私，侵吞庫款，可無疑的了。現在大憲奏准查辦，你們想已知道了。家內究有存得關庫裡向來數目底本沒有？好好拿出，倘若匿藏，就是罪上加罪，休要後悔。」家人答道：「屋裡不是庫書辦公之地，哪有數目存起？公祖若不見信，可令貴差搜查便是。」南令道：「你們也會得說，只怕大憲跟前說不得這樣話。乃慈雖死，他兒子究在什麼地方？」

時周乃慈的兒子周景芬，正在家內，年紀尚輕，那周乃慈的妻妾們，即引周景芬出來，見了南令，即伏地叩首。南令道：「你父在生時的罪名，想你也知道了。」那周景芬年幼，胡混答道：「已知道了。」家人只替說道：「父親生時在庫書裡辦事，都承上傳下例，便是冊房裡那數目，倒是監督大人吩咐的，方敢填注，合與不合，他不是自作自為的。」南令怒道：「他的罪過，哪不知得，你還要替他強辯嗎？」家人聽了，不敢出聲。南令又道：「他在庫書裡應得薪水若干？何以家業這般殷富？門戶這般闊綽？還敢在本官跟前撒謊！怕大憲聞知，你們不免同罪呢！」家人又無話說。南令又問周景芬道：「周乃慈遺下在省產業生理，究有多少？在港的產業生理，又有多少？某號、某地、某屋，當要一一報說出來。」周景芬聽罷，沒言可答，只推不知。家人又替他說道：「他只是個小孩子，他父兄的事，他如何知得？且罪人不及妻孥，望公祖見諒。」南令聽了，更怒道：「你好撒刁！說那罪人不及妻孥的話，難道要與本官談論國律不成？」隨又道：「本官也不管他年幼不年幼，他老子的事，也不管他知與不知，本官只依著大憲囑咐下來的辦理。」說罷，即令差勇四處查緝。先點查家私器具之後，隨令各家人把衣箱統通開了鎖，除金銀珠寶頭面及衣服細軟之外，只餘少地屋契紙及占股生理的股票。南令道：「他哪止這些家當！」再令差勇細細檢查，凡片紙隻字，及親朋來往的書信，也統通檢起。隨令自他妻妾兒女以至家員婢僕，都把渾身上下搜過，除所穿衣衫外，所有小小貴重的頭面，都要擲下來，家裡人一概都出進不得。這時差勇檢查，雖然當官點視，其暗中上下其手的，實所不免。

正在查點間，忽衝裡打電話來報道：「番令在潘雲卿屋裡撈出冊子。」南令聽得，急令人把井裡撈過，獨空空沒有一物，只得罷了。隨把記事簿登彙清楚，即著差人看守家人，隨擬回衙，要帶周景芬回去。那家人聽了，都驚哭起來，紛紛向南令求情道：「他年紀幼小，識不得什麼事。」南令哪裡肯依，即答道：「此是大憲主意，本官苦奉行不力，也有個處分。」那家人聽了，倒道南令本不為己甚，不過大吏過嚴罷了，便苦求南令休把周景芬帶去。那周景芬只是十來歲的人，聽得一個拿字，早嚇得魂不附體。意欲逃進房子裡，怎奈差役們十居其九，都是馬屎憑官勢，一聲喝起，即把周景芬執住，那周景芬號啕大哭起來。這時家人婦子，七手八腳，有跪向南令扯住袍角求饒的，有與差役亂爭亂扯的，哭泣的聲，哀求的聲，鬧作一團。南令見這個情景，即略安慰他道：「只帶去回覆大帥，料是問過產業號數，就可放回，可不必慮。」家人至此，也沒可奈何，料然求亦不得，只聽他罷了。

南令正擬出門，忽一聲嬌喘喘的哀聲，一個女子從裡面跑出，扯住周景芬，伏地不起。周景芬又不願行，那女子只亂呼亂叫，引動家人，又復大哭起來。南令聽得，也覺酸鼻。細視那女子年約二十上下，穿的渾身縞素衣裳，裙下那雙小弓鞋們著白布，頭上沒有梳妝，披頭散髮，雖在哀慟之中，仍不失那種嬌豔之態。南令見他如此淒慘，便問那個女子是周乃慈的什麼人。差勇有知得的，上前答道：「這女子就是周乃慈的侍妾，喚做李香桃的便是。」南令聽了，覺有一種可憐，只是大憲囑示，哪裡還敢抗違，惟有再勸慰道：「此番帶他同去，料無別的，問明家業清楚，就可放回了。倘若故意抗拒，怕大帥發怒時，哪裡抵當得住？」時香桃也不聽得南令說什麼話，惟淒楚之極，左手牽住周景芬，右手執著帕子，掩面大哭。不覺鬆了手，差役即扯周景芬而去。香桃坐在地上，把雙腳亂撐的哭了一會，又回周乃慈靈前大哭。家人見他只是一個侍妾，景芬又不是他所出，卻如此感切，自然相感大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周景芬被南令帶了回署，隨帶往見金督帥繳令。金督把他盤問一切，凡是周乃慈的產業，周景芬有知得的，有不知得的，都據實供出。金督又問周乃慈是否確實自盡，也統通答過了。金督帥隨令把乃慈從前侵吞庫款數目拿了出來，這都是余子谷經手，

按他父乃慈替充庫書若干年，共吞虧若干數條出來的，著周景芬打印指模作實。周景芬供道：「先父只替十伯父周兆熊（即棟臣充庫書之名）辦庫書事，也非自己乾來。」金督怒道：「你父明明接充庫書，縱是替人於的，也是知情不舉，應與同罪。且問你們享受的產業，若不是侵吞巨款，究從哪裡得來？還要強辯做什麼！」那周景芬被責無語。金督又勒令打印指模，周景芬又道：「縱如大人所言，只是先父幹事，小於年輕，向沒有知得，應不干小子的事，望大人見恕。」金督拍案大怒，周景芬早已心慌，被強不過，沒奈何把指模打印了。

金督即令把周景芬押過一處，並令將周庸祐、周乃慈家屬一並拘留。南令得令，即回街裡，旋又再到光雅裡周乃慈住宅，傳金督令，將家屬一並拘留。家人聞耗，各自倉皇無措，有思逃遁的，俱被拘住。其餘使喚的人，力陳不是周家的人，只受工錢僱用，懇恩寬免拘究，都一概不允。各人嗚嗚咽咽啼哭，神不守舍，只香桃對各家人說道：「罪及妻孥，有什麼可說！且禍來順受，哭泣則甚？只可惜的是景芬年少被禁，他父當庫書時，他有多大年紀，以沒有知識的人，替他父受苦，如何不感傷！至於老爺自盡之後，七旬來滿，骨肉未寒，驟遭此禍，不知怎樣處置才好？」說了，自己也哭起來。

這時警勇及南差同時把各人拘住，惟李香桃仍一頭啼哭，一頭打點靈前香火。差勇喝他起行，他卻不怕，只陸續收拾靈前擺設的器具，又再在靈前添住香燭，燒過寶帛，一面要使人叫轎子。差役喝道：「犯罪的人坐不得轎子！」香桃道：「妾犯何罪？你們休憑官勢，當妾是犯人來看待。沒論是非曲直是老爺子來，我只是個侍妾，罪在哪裡？若不能坐得轎子，叫妾如何行去？」說了即坐著地上不行。南令聽了，見他理直氣壯，且又情詞可憫，就著人替他叫一頂轎子，一面押他家屬起行。那香桃聽得轎子來了，就在靈前哭了一場，隨捧起周乃慈的靈位。各人問他捧主的緣故，他道：「留在屋裡，沒人奉侍香火，故要攜帶同去，免他陰魂寥落。」說罷，便步出大門外，乘著轎子而去。正是：

有生難得佳人義，已死猶思故主恩。